



佛典精解自叙

陳士強

東漢末年以後，經陸路和海道傳入中國的印度大小乘佛教的經典，源源不斷地被轉譯為漢文；與此同時，由各方人士撰作的闡發義理、記敘史跡的各類佛典也大量問世，從而匯聚成我國古籍中的一個獨特的門類——釋氏類典籍，又稱《大藏經》。

這是一套卷帙浩繁而內容贍博的大叢書，僅就被收入歷代漢文《大藏經》的典籍而論，已有四千二百多種，至於未曾入藏的佛典（又稱「藏外典籍」）則更不知其數。這些佛教典籍不僅記載了千百年以來佛教的教理、宗派、人物、事件、禮儀、規制、節日、活動、寺塔、器物和術語，而且敘及中外歷史、哲學、文學、倫理、教育、語言、邏輯、心理、習俗、地理、天文、曆算、醫學、建築、雕塑、繪畫、音樂等各個領域的極為豐富的知識。它們是我國古代文化的一大寶藏，也是整個人類文明的一大遺產。

然而，由於佛典部卷浩瀚，文辭幽奧，名相繁多，義理艱澀，這又給閱讀和使用帶了一定的困難。面對眾多的經籍，初學者不知道它們各自說了些甚麼，相互之間有甚麼關聯和異別，究竟應當從哪一部經典入手，才能迅速地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料；而一旦書卷在手，開始瀏覽時，又往往感到費時良多而要領難得。這就需要一種分類細緻而解說周詳的著作來指導佛典的閱讀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的一天，我得暇披閱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頗為它的博大精深所折服。同時又為其中收錄的「釋家類」著作既少又不成系統，解題也有不到之處而嘆惜。於是突然萌發一念：何不將自己原先醞釀編寫的《中國佛教經典史》與對見存佛典的詳細詮解結合起來，勒成一部集目錄、版本、提要、資料和考訂為一書的《佛典總釋》（或名《漢文大藏經總目提

要》)呢?這樣,既可逼迫自己一部一部地去啃讀原典,增長知識,又可以為一般讀者提供一點幫助。

考慮到此事工程浩大,非窮畢生之精力難以完成。於是,我設想用分段切割、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:第一步,撰出文史類佛典的解說,因為這部分佛典涵蓋佛學知識的各個領域,最切實用。無論是從事佛教研究的,還是僅僅想知道佛教是怎麼回事的,都離不開它們;第二步,撰出諸宗著述類佛典的解說,將中國佛教各宗派的論著都收進去;第三步,撰出經律論類佛典的解說,並在譯本之下附有關注疏。

在寫作過程中,由於沒有體例和框架相似的模式可以參照,因而遇到了許多料想不到的困難。面對經典的選錄和歸屬;類目的設置和命名;名旨的總括;要點的提示;資料的抉擇;縱橫方向的比較;以及各大部「總叙」的撰法等等難題,時常舉步維艱。有時,接連好幾天冥思苦索,也想不出一段恰當的話語來表述,其中的苦處唯己知之。

在經歷了近八年的艱辛筆耕之後,《佛典精解》——這部從佛典史的角度,系統地考釋中國佛教文史類典籍的源流及大意的佛學工具書,終於脫稿,並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不久將正式面世。

《佛典精解》為上下兩卷的合刊本。全書共匯解佛典二百二十六部二千四百五十三卷,按部(大部)、門(相當於「章」)、品(相當於「節」)、類(子類)、附(附見)五級分類法編制。所分的八大部是:經錄、教史、傳記、宗系、纂集、護法、地志、雜記。經錄類典籍,是歷代佛教經典的總目或提要,學人研治佛學的指南,故編為第一;教史類典籍,是佛教

淵源歷史的概說,故編為第二;傳記類典籍,是佛教人物生平始末的記述,故編為第三;宗系類典籍,是佛教各宗派傳承世次、佈教言行的編載,故編為第四;纂集類典籍是佛教事理、文述、語錄、掌故、規制、術語、音義、梵語習譯等的匯輯,故編為第五;護法類典籍,是佛儒道三教關係的記實,故編為第六;地志類典籍,是僧人游方的行履見聞、名山寺塔的勝跡傳說,故編為第七;雜記類典籍,是佛教的各種筆記史料,故編為第八。各大部之首冠有「總叙」綜述這一大類典籍的性質、歷史、門類、存佚、收錄狀況和備考書目。全書之末,還附有人名索引和典籍索引。

本書對見錄的每一種著作的解說,大致包括以下項目:(1)名稱(全稱、略名、異稱);(2)卷數(包括不同分卷);(3)撰作年代;(4)作者名氏(並署住地、居寺和銜稱);(5)版本;(6)作者生平;(7)寫作經過;(8)序跋題記;(9)內容大旨;(11)前後因革;(12)學術價值;(13)資料來源;(14)體例上的缺陷和記載上的失誤。此外,還有同類經典的比較,不同記載的對勘,史實的辨正和補充等。行文中間有校釋性質的案語。

本書所述主要是自己研究佛教原典的心得體會,同時也參考了古今中外的有關資料。

在撰述過程中,曾得到了包括《內明》雜誌社在內的諸多前輩、同行、友人的熱情鼓勵、指點和幫助,在此謹致以摯誠的謝意。

(完)